

艰难岁月的奢侈品

程应峰

上世纪特殊年代，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刮来时，我那由于父亲当着小包工头而稍显优渥的家，栽了个大跟头，全部家当一夜之间被盘点一空，一个大家庭立马陷入窘迫凄惶寒酸的境地。

但是，无论家境变幻如何，上过几年私塾、当过大队干部的父亲都坚持让我们上学。他说，不读书，一辈子无出头之日。要知道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爷爷奶奶，越来越多的弟弟妹妹，一家人要想吃口饱饭都难，还能有书读，那简直就是天大的奢侈。

为了帮父母一把，我和兄长刚刚更事的年龄，也就是五六岁、七八岁的样子，就学会了为家庭生活分忧。不管春夏秋冬，上学之余，只要一有空闲，我们就算穿着一条补丁摞补丁的单裤，也要上山干活。

茅杆收购的季节，有一次，我们兄弟俩又搭乘别人的船到红石水库库坝对面山上砍茅杆。结果直到天全黑了，也不见有船返回，父亲便发动村里人提着马灯打着火把满山遍野寻呼。我们呢，没有在那儿硬等，而是挑着茅杆，攀着水库边沿被水洗秃的岩壁绕行，绕了很远的路回家。途中，我多次脚下踩不稳而滑落水中，都被兄长和同伴拖住，当时的情景真是险象环生，令人心惊。

到家后，父亲却让我和兄长跪在地上，怒斥了我们一顿，说送我们读书有什么用，越读越傻，越读越苦，天黑了都不知道回家，难道多一根柴火、多几根茅杆就发财了？又不是不知道，山里头有野兽出没，难道为一根柴火、几根茅杆连命都不顾了？在他看来，我们应该珍爱的是生命，好好读书，学有所进，学有所成，才是正道，不应该冒着风险去挣那两元钱。最后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，如果没有这种认识，就再也没有送我们读书的必要了。

从此以后，兄长和我就暗下决心，要改变命运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这以后，我们有空还是会上山砍柴、挖笋、扒松毛、斫茅杆、割芒花什么的，竭尽所能为家庭生活分忧，但心里总是装着父亲的话，只要日头偏西，就赶紧下山回家，决不去贪恋那几根柴火、几根茅杆。

父亲经常带着我们挑着蔬菜和柴火到镇上卖掉，然后让我们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放在箩筐里挑回家。很多乡邻对此无法理解，笑话父亲说，只有用箩筐挑谷的，没有用箩筐挑书的。父亲只是笑笑，没作解释。也许，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。

我读过的第一本书是《百家姓》。当时，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把它从一只上了锁的旧木箱中取出来，一字一顿地教我诵读。就着绵薄的枯黄的书

页，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书的快乐。那份快乐，不仅仅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把《百家姓》朗朗上口地背下来，更因为书卷的古色古香，令人眷恋，教人沉醉。

读小学三年级时，父亲郑重其事地把那只旧木箱的钥匙找出来，递给我，对我说：看看去，哪些是你们能读的。打开箱子，满满一箱泛黄的书籍呈现在眼前，有小说，有连环画。我们惊异于孙行者、哪吒的神话；更敬服岳家军、杨家将的忠肝义胆；而对秦桧、潘仁美之流除了愤恨，最直截的渲泄方式，便是将它们的首级从连环画中挖掉，以释心头不快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于是，一本好端端的连环画常常在看完之后，便注定了大眼小洞，满目疮痍了。

在清贫生活和艰辛劳作的背景下，读书成为我们有闲之时最大的安慰和享受，兄长和我爱读书爱得如痴如醉。在那一箱子书之外，能找到的书很少，总是找到什么就读什么，如《沸腾的群山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连心锁》、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等，有的甚至读过两、三遍。那时，想找到类似《青春之歌》、《红楼梦》等禁书来读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，我常常想，要是长大以后能一辈子读书，读遍天下所有的书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。

学，以致用

阮红松

潘先生以前在市文广局上班，是一名图书馆的管理员。图书馆有多少藏书，他基本就读了多少书。刚开始，读书不是为了研究什么，也不是爱好，是为了打发时间。每天上班，阅览室就他一人值班，很清闲，也很寂寞。他就看书，乱翻乱看。后来发现自己能看进医学书，就专看这类书，还做了不少笔记。

潘先生的朋友，也不在本系统，在医院，他结交了不少医生朋友。与朋友闲聊时，他的许多医学见解，让医生很吃惊。

潘先生退休后，回乡下老家去了。闲来无事，给乡亲们瞧病。对，是瞧病，不是诊治。被他瞧过病的人，都说他是高人。

我认识潘先生，是他退休以后。我在一次寻找抗战老兵的行程中，结识了潘先生。在本地，参加过当年长沙会战的抗战老兵，活着的差不多了。最年轻的八十九岁，最年老的九

十四岁。老兵的最大特点，就是健康。九十四岁那位就是一个传奇，七十三岁患过一次癌，八十四岁又患过一次癌，老人视癌如感冒似的，反正年纪大了，不搭理。癌症遇上个不怕死的，拿他没办法。现在还徒步上街玩。从家里到市区有近二十里路，从不坐车，早上出发，太阳下山回来。

帮他调理身体的人，就是潘先生。

初见潘先生，就让我大吃一惊。六十五岁的人，发质像青壮年，茂密而油亮。脸色红润，没有皱纹，瞧上去四十出头的样子。

潘先生也给我瞧过病。在地上放一张草席，让我脱光衣服坐上面。让我做出婴儿在母腹的姿势，也就是把自己折叠成一个圆球。我试了一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潘先生在旁边瞧着，瞧我哪些部位折叠困难。头最困难，无法将头抵近裆部。潘先生将我的颈椎摸

了一下，说我的颈椎出大问题了。还有，我折叠时，肚子也收不拢。潘先生说我的体重也有问题，超标了。

看起来，这只是一些简单的常识。我服气的是这种检测身体的方法，潘先生说，人最健康的状态，就是能基本还原人在母腹的姿势。年龄越大，还原越困难。无法还原是正常的，还原特别困难就不正常。哪个部位最困难，哪个部位肯定有问题。以形观病，用中医的辩证原理，就能从外到里查出内脏的疾病隐患。

潘先生的健身方法也很奇特，那就是将自己折叠成一个圆球在草席上滚动。这个习惯，越早越好，不要到了老年才开始，因为人年纪大了，骨头脆，会滚出麻烦。

我这人有点自负，从别人身上接受或学东西难。但我从潘先生那学到东西了，一是多读书读好书，二是学以致用。特记之。

买书琐记

徐永鹏

我这个人活了五十多岁，只有一样爱好，那就是喜欢买书、读书。如今我购买的书籍已超过一千多册，它们一本本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橱里。每天下班后，我沏上一杯浓茶，坐在灯下诵读，心的风帆便飘得很远很远。

回想过去买书经历，不由种种往事涌上心头。

1978年，我开始学写诗，急于想寻找到一些新诗集来阅读。在新华书店里，我发现了一本诗人李瑛的《难忘一九七六》抒情诗集，爱不释手。里面有六首长诗，全是缅怀毛主席、周总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抒情诗。读了几句，我便被其深沉的情感、充沛的政治激情所感染，于是我决定买下这本书。可一看定价：三角七分。而我口袋里只有一角二分线，还差二角五分线。

回到家里，我向父母要钱。父母听说我要买的不是老师让买的学习书，而是一本诗集时，便断然拒绝了。他们认为，三角七分线可以买十个半烧饼，够全家六口人吃一顿早饭了，而我用来买什么诗集，无疑是把钱扔进了水里。我知道，当时父母的工资都不高，两人每月合起来只有40多元，却要负担全家老小六个人的生活，经济上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，一分钱都要掰两半儿花，哪有余钱买闲书呢？但我仍然不死心，就偷偷地将家里所有的旧牙膏壳子拿到废品商店去卖，卖了一角二分线，还不够，又将家里的所有旧报纸拿去卖，这才凑足了买书的钱。当我将钱交到营业员手里换回这本书时，我的内心是多么激动啊！

如今，这本书还珍藏在我的书柜里，尽管我已不再去读它。但在当时，它却是一本让我如此迷醉的书，一本引发我对文学爱好的书，也是我惟一的课外书。

1986年的一个夏日，我从《文汇报》副刊《笔会》的文艺动态栏目里，看到了一则书讯，介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许子东（现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），出版了一本著作《郁达夫新论》，书中对郁达夫先生的作品，进行了一系统的研究，有许多独到之处，受到了老作家许杰等人的高度评价。当时，我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，十分喜欢文学，对郁达夫先生的作品尤其喜欢。可是，我由于年轻，文学水平不高，对郁达夫先生的作品理解不深，很想阅读一些专业人士在这方面的解析。但是，我所在的小县城，只有一家很小的新华书店，书本来就很少，更不会购进这类专业书籍，使我想买无处买。看到了这一则书讯后，我很激动。经过两天的考虑，我终于鼓足勇气，给许子东先生写了一封信，说明了我的情况，并附上了几元钱，请他代购一本。

十多天后，我收到了许子东先生寄来的书，还附了一封信，说书他是七折购来的，所以只收我七折款，多余的钱一并退还。

接到书后，我一连读了三遍，对郁达夫先生的作品好在那里、艺术特点如何，有了清晰的了解，后来，我也尝试地写了两篇谈论郁达夫先生的作品的文章，发表在报刊上。

如今一晃30年过去了，这本书依然被我完好无损地珍藏在书柜内，没事时，还喜欢拿来翻翻，加深自己对郁达夫先生的作品的理解，同时，也对素昧平生的许子东先生表示感谢，是他这本书打开了我的文艺视野，提高了我的文学水平。

十年前的一个春天，我在新华书店买书时，忽然发现书店旁边的空地上多了一个旧书摊。摆旧书摊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。他的这些旧书中，除了解放后出版的课外，还有几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课本，有历史和国文，且品相完好。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2元一本。我十分高兴，掏出10元钱将《国文》和四册《本国史》全部买下。

从这以后，我上新华书店时，总不忘到旧书摊转转，看到中意的就买下。一来二去，老头和我混熟了，收购到好书都特意为我留着。一次，他收了一本清代的《同学录》，问我要不要。此书是清朝宣统年间江南高等学堂的同学录，虽不是文学作品，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分布情况，有关名人的学籍，清代末期省的划分，府、州的设置，县的归属等。我一看就十分喜欢，也没有和他还价，就用20元买了下来。如今，此书的价值十分可观。

有了这次特别的收获后，我就把收藏的重点放在古旧书上，十年来，通过各种途径，已购得上百种珍稀的古书籍。

40年来的买书、读书经历，虽说都是人生琐碎之事，但每当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时，就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富有。